游宦紀聞卷第六

宋鄱陽張世南

鄱陽張世南

世南有令原之戚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脩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策杖無非崇山峻嶺又二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烟數十家田疇井井滿目乘麻問道傍之人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峰巒圍繞一目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尋考記載乃唐大曆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南嶽僧寶光來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古志云天帝

國家圖書館藏書

遺玉此山山神藏焉故其地靈爽塏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癘不及僖宗於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有雙峰長老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鄧公場（今德興縣是也）遣人致詞於寶光曰師復酷愛此山師具慈悲若爲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衆莫曉解於是雙峰選日入院光師携杖下山別建禪刹即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大師混居會下深達性相文筆神敏愛其林木瀟灑水石連雲建讀書堂脩禪觀隱居山中遺趾猶存嘗夢游他國於巖阿石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怙羅（化）漢身每入定觀率意揮染皆其眞容非世間相末乃照水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托於夢感自正本之外別有臨摸二本予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觀竟日其間有極破碎糜爛者筆法高妙相貌古恠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書畫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復付本寺免進間有題其傍云西嶽僧貫休作皆篆文或古體或玉筯或柳葉又一

軸題云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
鱗殿引駕內供奉繼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玄
逸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
門貫休字德隱今人知禪月之號則以爲高僧聞
貫休之名則以爲能畫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
此非特能畫且於詩文尤高有西嶽集三十卷論
學具融爲之序唐相張格常莊王錯周庠皆有詩
紀其事去寺之左里許下梯徑又二里有亭曰輔
龍乃先兄之冰翁董詩煜字季興所創季興向爲
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活民書壽國脉書嘗
經乙覽今浙漕有刊本作亭之意蓋爲四方祈禱
者憩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且捨田入寺
爲輔龍不朽計又半里許始至龍湫仰望瀑布作
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瓊濺雪洶湧澎湃浩浩
然聲若奔雷下臨石壁屹立萬丈眞奇觀也時雲
雨未收溪流初漲嵐霧滃鬱山巔水涯千態萬狀
得寓目者移晷不忍捨去世南既登覽山川之奇
秀且得考覈其事之顛末故詳紀之以告來者

秦會之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豫聞此相權之
常態然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間有去取吾郡德
興士人姚敦臨字公儀能篆書秦喜之令作二十
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九日
也許授以文資未降告命音問會之招飲姚喜忘其敬
不覺振股以此惡之尋得旨令克樞密院効士辨
驗篆文而已又有蜀士投啓千冊其間一聯云乾
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
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

董宋臣昔嘗爲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
之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渙之
觀其辭曰渙奔其机悔亡俄夢知大冶縣趙定叟
相訪定叟名不疚疚久病也言不久病也偶董覩
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甌七月
而愈前此百藥皆無効董沙隨先生之壻也先生
嘗書此事於家廟之壁

今之遠官及遠服賈者皆曰天涯海角蓋俗譚也頃
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暇時訪古及閱圖志

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七尺有廟今石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欽州有天涯亭廉州有海角亭二郡盖南轅窮途也

柳子厚息壤記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秦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爲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溟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開元和中裴宙牧荊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徙於墻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應即詣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霶霈之

雨遂爲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
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沙隨先生寓居鄱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硯後刻
銘曰惟端有溪孕石惟黟茲乃下巖舉無有此色
奪芝英温堅玉理以貽安中是亦成美後書紹興
己未蓋元暉親書以遺建昌守喻安中者後又得
張無垢遺樊茂實研後刻詩曰端溪石硯天下奇
紫光夜半吐虹霓不隨凡石追時好眞與日月爭
光輝韜藏久矣不亂用惟恐翰墨汚染之樊子文
章有餘地汪汪萬頃誰能窺贈君此硯無輕弃經
史妙處其發揮飛流濺沫徧天下要使咳唾皆珠
璣無垢居士作子喻子書蓋小篆玉泉先生學張
有篆無垢從沈元用學汪端明從無垢學凡十有
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建炎二年李順之作魁玉
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隨先生親筆紀載卒章
云此奇物也子孫世傳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寶守
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隨程氏世傳之寶二
硯今亦流落不知所在良可嘆惜

沙隨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拄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攜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窒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喉間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有似此人否

先伯諱上大下正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諸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利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爲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厲聲云汝弼可賀矣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爲解首嘉定辛酉鄉人王佐起莘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拉赴鹿鳴與公隣坐已而杳然後三舉庚午慶辰豫薦時新舉只六人宰招

已第者十人同宴起華豫焉果與慶辰隣坐宰亦
天族師傅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盡
種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桃木樨徘徊黃薔
薇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紅臘梅梨栗栗
柿楊柳紫薇二月上旬可接紫笑綿橙匾橘已上
種接竝於十二月間沃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果
自然結實立秋後可接金林檎川海棠黃海棠蠻
毬轉身紅祝公棠梨葉海棠南海棠以上接種遠
竝要接時將頭與木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
纏上用箬葉寬覆之如萌茁稍長即撤去箬葉無
有不成也
沙隨先生嘗書一歙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
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相如閭道還持去肯
要秦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季路又汪書寓三衢
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
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今何
者獨先逸同參冢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鄱陽自雍熙乙酉梁顥榜至紹定己丑登科者五百七十餘人其間三世聯登者唯三家龍溪先生汪藻汪槃汪穀張宗諤張琮張棫鮑煜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者七世張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行安世兄弟三科連中故程文昌伯禹贈之詩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甚多不勝紀載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德副使太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金富轍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倣中國體李之詞云跂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亦既（犯高廟嫌諱）止幸堂上之披風況飛五朶之雲特貺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惶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敢以菲微而廢禮所塵名品別具染濡私覿之物則幞頭紗三枚白成鈒花銀盤一面（十二兩）紫大紋蔽羅一疋生大紋羅二疋白蹵大綾

一疋生花綾二疋白細苧布三疋大紙八十幅黃
毛筆二十管松烟墨二十挺松扇三合摺疊扇二
隻螺鈿硯匣一副螺鈿筆匣一副剋絲藥袋一枚
剋絲筥子袋一枚繡繫腰一條茯苓二斤白朮二
斤白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于上願得能書者
至國中於是得貞以徐兢爲國信使禮物官兢之
歸因譔高麗圖經備載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
物之宜上之徽廟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
士出身擢爲宗丞兼掌書學其奉使時李資謙爲
太師尚書令高麗國王多納李氏爲后如中庸門
戶光顯資德其弟也金富軾爲同接伴金氏爲大
族自前史已載其興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以
文學進富軾豐貌碩體面黑目露博學彊識善屬
文知今古富轍亦有時譽徐兢密訪其兄弟命名
之意蓋有所慕文章動蠻貊此語蓋不誣云

游宦紀聞卷六

游宦紀聞卷第七

宋鄱陽張世南

沅芷黎溪硯紫者類端石而無眼有金束腰眉子紋
間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
仍如新有色緑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黑而金星
者有生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爲北斗三台之類者
有生白線當中而爲棊樣者其類不一慶元間單
路公煓字丙文始創爲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
在端歙之下單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黔陽好古

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仍精於別辨平生俸入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家吾鄉姜堯章學書於單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莊輩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吾帖中只張芝之秋涼帖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廙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親有絳帖評二十卷恨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頴濱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跡所自知非贋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讀之其間前則項籍劉戊一句中觀瀾文作劉備頴濱集作劉季觀瀾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戊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爲二國立劉賈爲荊王交爲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及薨戊嗣稍淫暴遂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道士饑吳王走戊自殺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

來作劉備劉季而後來易以茂耶或傳寫訛謬而
意其爲備爲季耶要當以先生手書爲定也
己丑秋孟訪一親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刀
長可七八寸微彎背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予
退而考諸傳記乃知其爲削考工記築氏爲削長
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
刀以滅青削墨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
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刮書也古用簡牒皆以
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
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
爲二物也鄭氏曰刃刀劒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
國曰赤刀赤刃削少儀曰刀卻授拊鄭氏曰顓環
也拊把也釋名曰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
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
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
而本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正釋名所
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俟請教於博洽君子
云

包遜字敏道飛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爲世南言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翁蒙寺進因出雲萍錄令書包有六了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餘年館客李丈留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爲叩之必選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衆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間有云恐出臆斷後閱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髮之差李丈名肩吾人學問甚富世

南嘗識之云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黃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直快活人也因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已察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容揮嗜酒好吟不務進取

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爲
雙楠居士長橋元豐元年火四年邑宰褚理復立
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爲書曰晉周孝侯斬蛟之橋
諸香中龍涎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等
亦五六十千係香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傍
刻石道傍崇寧禁錮沉石水中不知所在
常有雲氣罩山閒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載或二
三載土人更加守視候雲散則知龍已去往觀必
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
之或不平更相讐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臥
而吐涎魚聚而嗜之土人見則沒而取得又一說
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爲太陽所
爍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扣泉
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斂腦麝氣雖經數十
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
龍枕石一睡涎漆浮水積而能堅鮫人採之以爲
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
者如百藥煎而臊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

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或云異香或云氣腥能
發衆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
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
可用一剪以分烟所以然者蜃氣樓臺之餘烈
也又一說云龍出沉汉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
曰汎水二日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水
者伺龍出没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
疑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
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磧其氣腥
穢惟泥水者可入香用餘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
爲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
當以愚見第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
惟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概可見矣
此外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災祥刀兵水火陰
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
命貧賤渡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湜潛心
此書作太乙肘後備檢三卷爲陰陽二遁繪圖一

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
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
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考然自古及今應者
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司天楊維德脩
五福太乙占書考驗行度亦爲精詳其間云自石
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國朝雍熙
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
西南蜀分後人續加考算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
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
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
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南秦分
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
上之後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年
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中更隋唐
禪代之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
己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
宮凡四十五年中更僖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
禍甚慘既曰五福所臨何爲又却如此本朝興國

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
乙宮於京城外之蘇村命芝蘭爲春官正又命宰臣
張齊賢醮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湜疏
肘後備檢立論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
九之數七赧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翳得
陽九之數九煬帝滅立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
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
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
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
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
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
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己之際得陽九之數
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
不降武丁享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
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
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
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
七年申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繼有正觀

之治遂以此爲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宮
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又云唐昭宗天祐四年丁
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於梁
遂以此爲福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
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巢商紂亡於牧
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逢之
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究其所以然者周公問太公
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爲强臣之漸
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
爲浸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
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累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
由天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拘
然執此以爲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蔽非儒者之通
論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豈可
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爲政者尚以知變爲
賢況冥冥之中奉行天地號令或主吉或主凶皆
本於天地之一氣安有固而不知變者以堯舜禹
爲君臣文武周公爲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

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太乙考治人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哉已上皆王說蓋

太乙數中專考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爲一陽九二百八十年爲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爲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爲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慶曆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林瑀皆以徐復薦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已容

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運雖凶無能爲也此說正與王湜之論合故幷紀之

宋鄱陽張世南

黃公鉄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爲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宰建陽刻其穀城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稿今載於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頴異絶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弃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爲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煅爇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舅景紹主

簿兄有好且屢見索敬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銖識景紹則太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滴滴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動寒梢棲宿等閒老去年華促祇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夷門舊家山恨驚回難續其二序云力脩寶學賢表宴胡明仲侍郎遣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今歌之看鷗翻波濺蘋末風輕水軒消暑雲疊奇峰破桐陰亭午列岫連環溜泉鳴玉對幅巾芒屨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譚揮麈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晝錦歸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懷歸興聽扇歌高舉會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三菩薩蠻闌干六曲天圍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開曲瓊閒不卷沈燎看星轉凝竚小裴回雲間征鴈來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歛烟花澹蕩遙山凝碧驅車問征路賞春風南陌正雨後梨花幽艷白悔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採酴醾消息其五序云季溫老友歸樵陽

人來閒書以因爲寄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傷離
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
寄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思仙晚霞
紅看山迷暮靄烟暗孤松動翩翩風袂輕若驚鴻
心似鏡髮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凉歲冉冉
華潛改衰容前事銷疑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
一夢回首春空綵鳳遠玉簫寒夜悄悄無窮歎黃
塵久埋玉斷腸揮淚
來文公晚年居考亭便
者野客服有位榜云榮陽呂
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
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
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存訪
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
動作詘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
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屨比之涼
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
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著疼痛之苦而
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

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幷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求教於白鹿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曆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遲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

之行乃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爲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日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逐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爲度數蓋二十八宿及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紀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爲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曆正如此竊意曆家以數之少者易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轉也朞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爲十二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作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定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數也雖是除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

故復記於此

雲林先生黃長睿云饅頭當用糢字見束晳餅賦與元關表諸郡食肆所貨薑豉用僵字最爲有理

予於菊磵高九萬處見蘇紹叟手書憶劉改之摸魚兒一闋云望關河試窺遥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豪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夌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遲暮鵾衣簞食年年瘦愛倚世間兒女君信否盡縣簿高門歲晚誰青顧何如引去任槎上張騫山中李廣商略儘風度又賦雨中花一闋云予往時憶劉改之尚未見之也數日前忽聞改之去□□□悵惘殆不勝言因憶改之每聚首愛歌雨中花悲壯激烈令人鼓舞輒倚此聲以寓予思凡未忘吾改之者幸爲我和之十載尊前放歌起舞人間酒户詩流盡期君凌厲羽翮高秋世事幾如人意儒冠還負身謀歎天生李廣才氣無雙不得封侯揄關萬里一去飄然片雲甚處神州應悵望家人父子

重見無由隴水寂寥傳恨淚淮山宛轉供愁這回
休也燕鴻南北長隔英游紹叟有冷然詩集十卷
行於世
三山之俗立春前一日出土牛於鼓門之前若晴明
自晡後達旦傾城出觀巨室或乘轎旋繞相傳云
有牛則一歲利市三日游賢沙四日游天窟六日
烏石山之神光寺西湖之水晶宮逮暮始散此皆
圖志所不載也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論人君壽考自三代而後惟梁
武帝八十三以侯景壽之禍幽辱告終至光堯太
上皇帝之福壽眞可於天人中求之國朝大臣如
樞相張昇官保趙槩皆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三杜
祁公八十一富鄭公八十文潞公獨九十二張文
定公八十五范蜀公會宣靖蘇文定皆餘八十渡
江後惟史越王八十三周益公八十云
朱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書以致政大夫見
呼此甚眞實而又雅馴可爲報同社諸人今後請
依此例也

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申游南嶽至祝融峰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岣嶁山詢樵者謂采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此碑俾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葛至碑所爲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外癸酉二字俱難識韓昌黎所讀科斗拳身殣葉披鸞飄鳳泊拏蛟螭而其形模果爲奇特字高濶約五寸許取隨行市買曆碎而模之字每摹二雖墨濃澹不勻體畫却不甚模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獻曹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二碑以一揭座石自爲寶玩曹喜甚牒衡山令搜訪柳碑本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雪多凍裂之禹碑自昔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之郡庠而已

紹定癸巳七夕後一日予甥董若金忽語予云適有自弋陽來者言縣境桃花步漁人入水見一物長八尺博四尺有五寸約四百餘斤兩頭如燕尾腰有眼其二圓其二如半月非鐵非石圖形以示云

漁人舁至縣市火復舁至桃花又火遷于神祠始息衆莫識予應曰此不難別其制絶類岳陽樓下鐵柭必縣傍溪中古有龍祟時得道之士如許旌陽沙上數枚人以爲厭勝鐵柭或以爲湖賊王慶矸石或云昔人扼敵鏁江之具圖經皆疑其非或有傳會者曰晉太康元年大舉伐吳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鼓丹陽監吳人於江磧要害處竝以鐵鎖橫截之以爲必此物今觀弋陽所出可名之鏁江之具乎以此驗彼厭勝之物明矣

德興邑屬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行商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拘見面門無官府身即彊健麻麥徧地猪羊滿圈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新絹衣秋新米飯安穩眠睡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百里不知千里我饑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得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著縣門寃者有理上官不嗔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扇東扇

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沙隨先生過豫章之進賢
手書于旅舍後三十年門人程廻授邑于茲既受
代始於郡中得之而眞蹟不復存矣友人高季安
會丞是邑季安先生姻戚也因託刻于石先生下
世七年矣噫廻跋此詩始刻於進賢再刻於德興
丙子巨浸出於泥滓中石斷字漫邑宰潘傳重刻
之世南愛其言近而意切懼其碑之復淪故紀於
此

雪峰爲刹與徑蔣諸山相甲乙懿宗咸通十一年僧
義存開山創寺乾符二年賜號眞覺禪師傳道德
山五祖寺有木毬相傳謂常受眞覺役使呼僕役
客毬皆自往來嘉泰間寺災毬忽滾入池中得不
壞山周遭百里間皆㕘音豁竹筍味極甘美寺衆自
三月至五六月猶饜飫亦覺所植也

游宦紀聞卷第八

宋鄱陽張世南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迓吏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爲贈贈之以佛衣綾而不受贈之以紋毅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拳拳拳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坤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陳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

海共知霜髭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無一錢
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輻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
三百顆帖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
氣壓鄴侯三萬籤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
則仲父以何爲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
坡爲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炎
間莆中鄭樵字漁仲作六書略謂象形諧聲指事
會意轉注假借從[illegible]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
三十五其間惟諧聲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
十約以簡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
左旁爲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
如戔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爲淺疾而有所
不足者爲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爲賤木而輕薄者
爲棧青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爲晴水
之無溷濁者爲清目之能明見者爲睛米之去麄皮
者爲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惡遂致書畫差誤漢以火德

王都于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爲雒故今惟書
經作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皋韻畧上聲字以
皇改爲罪自出已意謂非之多則有皋也今經書
皆以罪易皋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考无字乃子雲
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爲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
則雜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民故今睜葉弃皆
去世而從云漏洩曰紲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
形相近與曳聲相近皆從云則泄爲沄矣故又
從云而變爲曳也曳則易而從氏昏愍泯之頻至
今猶或從氏也以至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爲詔
晉泰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爲征音至今從之此何
理耶
字聲有清濁非强爲差別夫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
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
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爲衣冠加諸首爲冠衣
與冠讀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讀
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
藏人所處曰處藏平聲者處上聲者輕其作去聲者

皆重亦其類也

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涵星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硯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表倍蓰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爲池斗之半微爲窪坡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爲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粲粲相輝半月止墨玄雲黝靆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嚴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髣髴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硯陰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季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純夫侍

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
硯實合以年譜攷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
李才元家其孫家於成都之成都縣史君以百五
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髹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
月及土人姓名外者巳亥洋州造大方誌內者辛
未杭州後洋沈上牢坡仙元祐巳巳以龍圖閣直
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
承旨則內匣爲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爲先三
年耳范李後爲婣家故硯歸李云

許樞密崧老嘗記黃祕書辯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
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
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
訟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巳久矣以世
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盖八十一首作於子雲
何緣三代時巳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
太玄於中祕書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
則本巳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
藏長睿父書襄陵竢見其子弟歸之會狄難起城

陷而翰所傳玄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適免故古太玄今獨予有逮渡江留建業一夕兵變火作鬱攸被予舍望予戟決藩籬遯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攜書盡亡獨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寍邑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入盡弃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秋陷岳陽游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寍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黃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艱虞若此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盖有天助而哀予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天人之際精感神昭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祿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

古太玄今不復見惜哉

龍圖馬公遵字仲塗吾郡之樂平人至和間爲諫官

御史言時政多聽用國史有傳今其家藏蔡忠惠帖用金花牋十六幅每幅四字玩其波畫令人起敬眞奇物也世南嘗屢得觀之云梅三馬五蔡大皇祐壬辰中春寒食前一日會飲于普照院仲塗和墨聖俞按紙君謨揮翰過南都試呈杜公歐陽九評之當處在何等馬五諾我精婢潤筆皆是奇事凡六十四字今前一紙四字不存南軒先生嘗跋云蔡端明此書大得顏平原浯溪磨崖刻筆意世人但知其端嚴有法度而不察其操縱運用玅處何異趙括讀兵書乎前輩評端明正書爲本朝第一蓋不誣也

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間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盖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玅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邁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

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却恐它費力故
改與九江邁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肅之
子其人誠如聖諭自得改命極感聖恩至於玉音
說其爲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
陛下一見卽盡其平生可謂至當上笑而頷首觀
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段乃孝宗皇帝天
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玅處也
階州產石品第不一白者明潔初琢時可愛久則受
垢色暗今朝廷取爲册寶等用有黃青黑綠數色
取之不窮而性軟易攻故價亦廉巴州嘉定府皆
產玉石曰巴璞嘉璞堅而難琢與玉等敘州宣化縣亦有
數倍於階石其溫潤略與玉等敘州宣化縣亦有
玉石曰宣化璞溪源出黎雅大渡河其品最高有
胭脂標瓜蕪標琢爲器物白若凝脂非精鑒者不
能辨峽州之上百里間有黃牛神祠祠中多玉石
皆往來賈客或牽江人得於沙磧間者以獻有一
石質黑紋白隱然龍形作蜿蜒狀鱗角髣髴悉備
具又有如孔雀尾者是爲石中之異忠州槳磧市

出玉石舟至岸人競持來求售有指甲紋亦有磨
見白質者雖光瑩可觀然皆碱砆也是數郡所產
皆予所經歷故亦稍能識別
橄欖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雋永其味勝
於蜀產家君嘗手植核于小圃伺其萌茁再歲而
樹壯畏霜覆以屋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菉
豆凡兩月漸大有墮地者視之木穗子也皮可洗
衣功不讓皂角核則人以爲念珠者嗚呼地土風
氣之能移物性如是邪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
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使然無足多怪
後山贈二蘇公詩末云如太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
中尚殭探囊一試黃昏湯一洗十年新學腸任子
淵注云按圖經本草曰合歡夜合也一名合昏蕫
宿獨行方胸中甲錯是爲肺癰黃昏湯治之取夜
合皮掌大一枚水煮服之其說最爲牽合無義沙
隨先生云晚年因閱本草王孫味苦平無毒主五
藏邪氣吳名白功草楚名王孫齊名長孫一名黃
孫一名黃昏生海西川谷蓋指當時蕃學爲五藏

邪氣耳取義精深如此

莊子云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謂天機所動何可易邪夔止一足蛇雖無足行疾於蚿蛇行雖疾於蚿豈如風之蓬然起於北海入於南海之疾風雖疾而勝矣豈若目視所到爲最疾目視雖疾又不若心之所之更疾也大率推廣大勝者唯聖人能之之意晦翁先生答或人論心之問曰心之虛靈無有限量如六外之外思之則至前乎千百世之日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在目前又曰人心至靈千萬里之遠千百世之上一纔發念便到那裏神妙如此却不去養他自旦至暮只管轉展於利欲之中都不知覺此說通透極妙如莊子是從譬喻上說來且卒章不說心字故令人卒看難曉也

南溪柴先生中行字與之吾鄉前輩也以國學上舍登紹熙庚戌甲科專寧考爲秘書監初任臨川推官戊午秋大比漕司前期取脚色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公得文移即具申云自幼習易讀程伊

川之書以收科第於新制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
以爲僞不願考漕難其報後有讒之者內臺欲加
論列何公澹在諫省曰其人所守不變奇罪之乎

游宦紀聞卷第九

游宦紀聞卷第十

宋鄱陽張世南

黃祕書長睿父之子詔紀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
圍城中失去楊凝式書一冊幷其先人手書楊傳
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寓饒之德興太
盛資福寺偶錄道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
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
年癸巳凝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
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凝式諫其父唐

相涉宜辭押寶使涉懼事泄疑式自此遂陽狂時
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誤也晉天福四
年巳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絶句詩年六十七據
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巳亥實三十
年則自全忠之篡凝式即居洛矣眞蹟今在西都
唐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
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
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
草大小甚多眞蹟今存但多漫暗故無石刻天福
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
時年六十九眞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後又
吏部郎榮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
楊凝式暮春奉柾輿至自眞原等語其末云清和
之月復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
有眞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眞蹟在文潞公
家刻石在從事郎蘇太寧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
年歲在甲辰四月十五日有看花八韻時年七十
二題於洛陽一僧舍書勝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

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燾家開運二年乙巳
是年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
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眞蹟今在此寺東序矣
辛丑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前七月
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
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
少傅眞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窟家周廣順
三年癸丑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
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
應是此年眞蹟今爲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
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帖後題廣
順癸丑歲孟夏月眞蹟在洛陽士人家又有判完
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職方郎李氏家者刻之無
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凝名亦應是廣
順中也又家譜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
中山相結次子繼生洛州刺史暉暉生河間太守
恩恩生越恭公鈞出居馮翊至藏器徙潯陽唐相
楊收之父曰遺顗生四子名皆從入曰發假收嚴

以四時爲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嚴生涉涉生凝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大臣傳乃以收爲涉之祖嚴之父非也楊凝式字景度隋越公素之後唐相涉之子也天姿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爲度支巡官再遷祕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爲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爲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裔器其才奏爲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修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祕書監清泰初遷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爲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舊史云年八十五誤也贈太子太傅初凝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

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凝式曰世道
方極吾嬰網雖不能去禍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
唐涉當送傳國璽凝式諫曰尊爲宰相而國至此
不爲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紱與人雖保富貴如予
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已往往陰
訪群情疑貳之間及禍者甚衆涉嘗不自保忽閒
疑式言大驚曰汝赤吾族矣凝式恐事泄因佯狂
而涉以謙持終免梁禍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
閑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遒放宗師歐陽詢
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遨游佛道祠
遇山水勝概輒留連賞詠有垣墻圭缺處顧視引
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寧輟寶護之其號或以姓名
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
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
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佯狂之迹甚著卜
第於尹居之側遇入府興後馬猶以爲遲乃杖
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迫冬家人未挾纊會有故
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端凝式悉留之修行

尼舍俾造輿以施崇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啼饑而疑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米遺之疑式笑謂家人曰我固知留守必見賜也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疑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石壁爲請疑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疑式詩什亦多雜以恢諧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全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小實堪哀昔日曾爲尼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他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疑式自汴還時飛蝗蔽日倘與之俱疑式先以詩寄從恩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遠相迎從恩弗惟也然疑式詩句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恩云其題壁有院似禪心靜花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肯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皆當時王公疑式或傲然不以爲禮尹亦以其耆俊往直不之責也疑式本名家既不遇時而唐梁之際以節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李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宮書跡至多本朝興國中三

川大寺刹率多頹圮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其書帖者皆藏弆以爲清玩世以凝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贊曰唐季不綱朱晃乘時盜國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遁能全節者無幾故大臣奉璽紱駿奔畀之惟恐居後而凝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爲耻因茲陽狂弗與世綢優游卒歲言足以厲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吏隱如愚豈特甯武子東方朔之流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言其所以狂徒知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復不爲立傳可勝嘆哉余因彙次筆跡遂爲之傳使百代之下知凝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草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草秋聲賦歸鴈亭詩當爲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間以苴藉絏纊者荊山之人以玉抵鵲非虛言也沙隨跋其後云張湯逢君之惡賊殺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

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
湯所敢望其萬一而無湯之罪今其後止有選人
三數輩景德監鎮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
因者也天之報施有時而爽可爲慨嘆又云堯舜
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雖然令聞廣譽常若
衮繡筆力千鈞常若壯夫豈與曹蜍董賁官達
者同日語哉
世南仕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
首秋暑不審起居住否某與兒子八月二十九日
離廉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
晦夫處忽聞秦少游凶問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
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
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
守遣般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暑困臥至八月
十二日啓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喪仍遣
人報范承務范先去已至梧州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
申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
則的矣哀哉痛哉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

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有所論著以曉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子甚奇俊有父風惟此一事差慰吾輩意某不過旬日到藤可以知其詳續奉報次尚熱惟萬萬自重無聊中奉啓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爲誰當考觀此足見坡公篤愛交友畱意人才爲可敬嘆所謂奇俊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簾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爲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老弃官修淨業名動天聰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于勝果寺之壁蓋未出之先緇黃輩已見特祕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瀹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仲能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爲不讓谷簾常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峰頭一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鴻漸但嘗唐代水涪翁不到紹熙年從茲康谷亙居二試問真嵓老詠仙張賡之曰寒碧朋尊勝酒泉松

聲遠整憶留連詩於水品進三疊名與谷簾眞兩
全畫壁烟霞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年山靈似語
湯夫子恨殺屏風李謫仙九疊屏風之下舊有太
白書堂及有詩云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
楊子江心水號中泠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
當波流險處汲取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渝名操
舟者多淪溺寺僧甚苦之於水陸堂中穴井以紿游
者往歲連州太守張思順監江口鎮日嘗取二水
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重萬萬不侔乾道初中泠

別湧一小峰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鶴棲其上峰下
水益湍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玉汝泉在丹陽
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如玉思
順以淳熙十三年治撤經由專往訪索僧壁頽而
言此泉變爲昏黑已數十年矣初疑其紿乃親往
驗視果如墨汁嗟愴不足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
裏泉經品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陸子甘
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邑六月出迎客後至寺再
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

味絶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室攢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辛酉十一月游申江借蔣氏密韻樓藏鮑渌飲鈔本校畢後有紹定壬辰李發先序知不足齋叢書正刻之不具録　藏園主人書

游宦紀聞卷第十